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七

春明逸史 三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七

春明逸史目錄三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七

春明逸史目錄三

心庵明見
璿璣玉衡
雲石棋訣
壺山達論
晴沼坦率
坦齋清白
羽堂明識
經山處變
經山奏對
經山亢節

祁堂早負重望
祁堂詩識
坦齋之言
心庵勸戒
二公之儉
韓相嗜青魚
沈相嗜狗羹
慶熙宮漏器
揆政閣儀器
欽敬閣

科學

孝子求官
咸興神祠
南城屛徽
諧語鮮灝
科後不仕
金宣牧先見
韃川沃壤
小鵲有靈
包苴不行
彼言相公

息庵尾當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七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春明逸史

顯隆園親祭守僕軍服擧行

顯隆園平日好軍服故正廟於水原幸行衛内皆軍服後圖寫御眞也亦有軍服本奉安於華寧殿又於顯隆園華寧殿親祭命守僕以軍服擧行而翼憲兩廟御眞俱有軍服本哲廟以此圖寫惟純祖無此本

天漢眞殿

宗親府奉哲廟睟容曰天漢殿倣璿源殿也辛未秋

北関所奉衣襨親封于宗府因命入侍仰瞻御真惟軍服本最為得真恍如玉欄咫尺承聆玉音也

望廟楼失火

憲宗初年閟宮望廟楼失火正純翼三朝御真奉安處也上震驚命入直閣臣馳往奉審詳詢引火之由蓋御真龕室乃溫埃也餘焰所及以至於災大臣稟請用炭換薪余於慶基殿濬源殿俱倣是例亦以炭代之

濬源殿忠義

濬源殿舊有忠義衛三百名為守護之役往在丙子

之亂以失守之罪降作别隊馬軍于今二百餘年子
孫相繼仍把初不收布只行點閱然至若後康之抱
寃齎鬱有足干和余自北還擬欲提奏因心庵之斬
持不得有曠蕩之典後道儒上言蒙允大臣亦繼奏
得以免賤役

四王神位

當宁朝庚午宗廟修改之役余以都提擧始終奉行
詳審儀節而其所移安之禮自依儀註為之謹瞻永
寧殿四王神位題曰某王神位字樣稍大刻以塡金
似是成石璘書也而其刻字塡金考諸傳記無可據

在家僧

北關六鎮有在家僧服餙與僧一也有妻子飲食與俗人同國家之置此蓋有意焉見寺僧則羅拜庭下有若尊卑之隔男農女織最為殷富其俗甚醨云

北青教坊

八路教坊之盛無如北青歌舞俱有教師其俗生女三人則一嫁農家一充教坊一賣巫祝所以妓女之數殆三四百名巫亦如之雖京國左右教坊無以當之

明太

明川漁父有太姓者釣一魚使廚吏供道伯道伯甚味之問其名皆不知但道太漁父所得道伯曰名為明太可也自是此魚歲得屢千石遍滿八路呼為北魚閔老峯之言三百年後此魚當貴于今其言預驗余過元山見魚積如五江之峙柴不計其數

女眞古塚

北青府地有一古塚甚大人皆異之村人自以為渠之祖先墓一日緬移他山邑人爭往見之則塚中有屍其服色乃胡製也七重上衣或青或黑掛念珠面

多髯鬚髯兗如生時軆撝極壯必是女真時人而不下於五百年能尚今完全也

塚名

古有青塚王昭君墓也亞塚楊子雲墓也蓍塚朱買臣妻墓也穢塚秦檜墓也東國又有赤塚崔瑩墓也穢塚徐選墓也

北兵營猫

北兵營有猫在運籌軒廳底每日一器飯一器羹依例饋之不敢傷其一雛猫有料米自營需庫除給載之式例猫若哭而巡於營中則兵使不吉亦一怪事

南男北女

去以南男北女謂之南方之男北方之女其實則以咸關南北而言也關北之女碩大白皙善織紝以供上每避陽氣土寮而工一歲織二端償錢數百金始嫁其饒者着裳四五襲車上冪以綿布

金城題辟

金城縣辟腰刻板横數間題曰距京城三百餘里管領金剛萬二千峯此李京山漢鎮隸道勁與金竹泉樂民樓書相軒輊

西鏡臺異蹟

長安寺東有石特立水中如撑面鏡面石光明潤可鑑鬚眉故名曰面鏡臺金剛之絶勝者也曾有一貴人欲題名于此頃刻風雷大起𠜂氏眩暈不得着手而止名區勝蹟自爲神鬼之所呵護而然歟

明沙海棠

由外金剛沿海而上皆踏明沙而行到處海棠生於沙中風起不見捲則出現輭紅的歷或數里而止或十里而盡儘奇觀也関北海西俱有沙棠豈棠之性喜生於海邉之沙故名之歟未聞南海之沙有此種也

叢石無等山石優劣

叢石在通川郡之海邊植立如柱而體具六稜稜各尺許高可十餘丈方直平正如從繩墨中起苟非造化之巧烏能如是哉余看光州無等山石詑爲奇異今於此石觀止矣或曰兩石之優劣何辨焉余應之曰若使米顚當之則其於無等應覔袍笏而拜至若叢石不暇他想五體當投地以此定其高下可乎石不能言似可點頭矣

隱仙洞

洞在伊川府東一舍之地陽陰山北也洞門外磐石

流川可比京城洗劒亭之勝也沿溪而入有一洞天
周幾四十里石壁高可百餘丈圍如城郭而壁下列
殘山短麓人家曲曲負居田土亦隨而藝之名廣福
洞後改隱仙洞口刻朴定齋泰輔詩曰削玉鎔金四
壁成迷烟抱月一郊平狼如鄧艾須還走窘似榮陽
可坐耕造物有心非謾設世人無眼不留行刺紋倚
市誰能別闢道揚州又等城所欠者全局形勢宛如
釜底石壁之外俱是高山人登之可窺其淺深名以
隱仙者誠夸誕也

伊川溫井

温泉之在咸川高城東萊温陽者俱擅名於國中而不知伊川所有者為尤勝也昔者世宗有眼恙取谷處温水稱量焉則葛山之水最重臨幸試之而行宮遺址至今宛然余於東萊獨未見之

顏樵警語

余於楓嶽歸路得顏樵金公書曰見楓葉入金剛是申相故事也以平生虛淡期望於閣下審其書意可以為余之規箴也申孝正名晥也

嶺南志恠

嶺南海邉雷震石壁石間有蜈蚣長可數丈落于地

壁面留其跡宛如板刻頭尾喙眼歷歷可辨有非思議之所及關東之平昌窟雲亭越德浦亦有此異

統營鴉群

統制營內自古多野鴉千百爲群集于園林屋閣喧聒惱人禁之不得爲設逐鴉軍厚其料布擧行者但此事而已此載營邑誌

香山古櫝

雲光大師叢林中名釋也臨寂時留小櫝於寺中曰百年後必有開之者櫝子小如木枕傍有一竅見無他物惟紙一堆也封鑰嚴秘寺僧相戒莫動李文簡

書九以使星宿是寺覔積子來仍出囊中鑰匙試之一入即開取見其紙笑曰此在斯矣僧言是前後身傳心之事云

彌雲臺

仁王山右六角峴下有樓閣洞而中有彌雲臺即白沙先生遺址而石壁刻彌雲臺三大字是先生手筆也蓋先生之一字彌雲故因為臺名也今距其時殆三百年而臺地依前無恙石刻宛然不泐有時往瞻不禁愴舊之懷也謹按宣廟朝相臣金公命元奏曰李某無半畝之宮而意者贅居權相家其家在彌雲

後麓故曰以爲號此其或信史也鄭松江詩云心事

彌雲山彌雲果山名歟壬申父老以余白沙後孫稱

爲洞長脩稧余亦樂而許之蓋三百年後始有之美

事也

梵魚寺除役

東萊梵魚寺嶠南古刹也有釋朗伯者戒行甚嚴一

日留記曰紅門外下轎入寺者當除寺役仍爲歸寂

後幾年雲石趙公爲道伯巡路歷訪乃於門外卸轎

步入而其積弊並蠲之果符所記之說

梧陰西溪舊基

梧陰尹公舊宅在於蘆原白沙先祖甞夢遊有詩云
桃花洞裏開千畝綠野堂中有八龍余於年前尋其
處一回遊覽轉至樓山朴西溪古廬水石之勝過於
蘆原而基址之蘊抱不及之蘆原東堅中苐一區也
梧陰尹文靖斗壽西溪朴文郎世堂也

雙檜亭古事

白沙先祖舊宅在於倉洞古之制度甚狹正堂僅容
膝外舍則温突土床一二間而已惟祠宇稍寵廣文
所建賜者也上有小基先生手植雙檜於其中至今
有之相傳七八代竟不能守至爲放賣有人搆小屋

於檜樹之下因以名焉往年徐石帆念淳增建臺榭多種楓樹改稱紅葉亭余以先址購還復揭舊檜之扁然檜一樹已經剪伐更為補植

紅葉亭石刻

余常在鄉廬故雖占紅葉亭花辰月夕一未玩賞乃刻詩於石曰排舖小小揔依㨾摘葉銘庵憶老坡從古名園無定主主人來少客來多噫天地一蘧廬也所居之室殆同逆旅而況乎山榭野亭之忽有而忽無者乎

摛文院種檜

昌德宮之摛文院卽舊日都摠府也設閣初假翁李公晩秀以提學種二檜於庭六十年蔚然盛長余管閣務一株枯死更爲補植梣溪笑曰此樹是提學之所種也約樹長而君爲提學則我之墓木已拱矣于今樹爲數丈而尹公尙無恙余則未得爲提學而居然髮已華豈樹得其天而人固不及乎

閣直難於史直

禁直之難必稱翰閣而翰林或有空番之時惟閣直非面代不得也昔鄭公基善在直値其大人花甲請替於諸僚一不應之公以不得出則畢生自請爲豈

荳溪朴公罷勉入替始得一日之暇此為閤中故談也余嘗滯直至近一朔之多其受困可知然體論類編等彙成在於伊時所得誠不少矣今則徒費厚祿一事無成還覺此日之苦也

圍碁忘替直

李文簡公光文與經山將替直經山已着章服欲出語次間欲圍碁李公亦不觧帶而對局注以櫻桃買一盤口嚼手談不覺日之仄及起見櫻桃汁滿章服前幅經山常言是事

法善圖說

當宁每因玉堂故事列聖之良法美規多採納范祖禹云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聖上之學由舊章可仰也又選歷代善蹟之可則者繪成冊子名曰法善圖仍命文任撰跋文賤臣亦與焉

經山論文

余於暇日徃陪經山閒話論及文字公曰作文之法異於作詩君知之否余曰文有排布詩有聲調然惟古詩如作文可以不失其格因評序記碑版之體以至騈儷余曰我東儷文與古大異實無體格之可稱豈能免作家之笑乎公曰然若一二人連用古法自

可變之仍問近日何人能工此文乎余曰李台卿金公緒俱能之而台卿不拘小節公緒行其所無事朴誠伯善詩家語病中作瀛寰竹枝詞千首於一月之間甚該備也公深然之曰吾家子姪中惟基年能繼我後不幸死矣基年即公之第二子工於儷文

古之四六

徃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古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蘊子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减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

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化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韋哉此歐文忠語也東人四六全以用故事為主故對耦無患不精豈宋朝制誥體果情文俱備歟

心庵文話

心庵嘗語余曰中國人頗聞東國四六之支故仍誦言念五十年治平不無一二事得失其人大笑曰是何文法也曰四六也又笑曰非也頗聞詩詞偶舉秋江寂寞魚龍冷人在西風仲宣樓之句一座擊節曰合於律也以是看之我東四六遜於諸文體可知司

馬公以不嫺四六至辭知貢擧是豈易言也哉

祁堂論文

祁堂探余篋中得經山九十壽序及課年疏題其尾曰壽序集千古有德而有壽者可謂善頌善禱文體其從昌黎句庭畵記中出來耶願將此九老之壽拜獻于九重天又曰課年之疏引用故事庶幾感格聽卑之天而猶未敢知也則留作小生他日一言而感至尊此無乃爲小生肴得一分力耶

時文之法

坦齋朴公甞論古文之法曰近日文體大變藻繪雕

琢頓無純正之格非但文力不及至於粧拙險詞僻語恠字異句刻意捜集使人開口不得古文章法何嘗如是也且氣像不好處一切避之全以頌禱之辭薈萃成篇安有波瀾之可觀乎老泉柳州文近左氏而文從字順則一也戰國策國語諸子文或蒼健或奇偉當時必曰時體而馬漢史最得文路之正上下千載無處不當也公之此言深有得於文法余於親炙時所承聆者也

與心菴論宋史

一日拜心菴於深遠亭論宋朝人物公曰呂夷簡殯

孝宸妃事其甚遠慮趙普未嘗非賢相余曰夷簡此事足可有遠慮妄加后服此得罪宗社公曰雖然其識則遠矣余曰弄得天下事使諸公至即當且為其身謀王廢郭皇后尤何足稱哉公曰善余曰趙普論語半部之說已極無倫而太后之前臣普記三字此為罪案公曰果得是非之人而南宋以後太祖之嫡派復為之主矣余曰高宗之得位孝宗之入承縱有不食之報高宗之不迎徽欽王於天下得無愧乎

經字異同

經字異同板之誤也而書之以備參證易乾卦君子

體仁京房本作軆信坤卦陰疑於陽荀爽本作陰凝
屯卦君子以經綸荀本作經論豐卦折其右肱姚信
本作右股書堯典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禹貢渠搜
漢書作渠叟武成肇基王迹九經舊義作王績無逸
天命自度漢石經作自亮詩周南是刈是濩爾雅作
晃鑊召南蔽芾甘棠韓詩作蔽茀陳風值其鷺翿爾
雅作鷺纛檜風猗儺其華楚辭作猗旎周禮地官辨
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大射儀洗象觚鄭註
觚作觶禮記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北史作四郊郊
特牲三獻爓之爓釋文去火從肉內則偪屨之偪去

人從中論語里仁篇擇不處仁張衡傳作宅泰伯篇有婦人焉衛氏古文作殷人中庸肫肫其仁鄭註作純純不顯惟德通雅作丕顯孟子梁惠王篇食人食而不知檢食貨志作知歛萬章篇放之於桐履齋示兒篇作敎之

古人省文之法

古人省文之法非但從簡省一字而文反有力則省之或曰古人語多急不甫也古人語質故有似聲急耳詩不顯亦世又亦不夷懌書雖悔可追又我生不有命在天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並省一豈字

咏史評

余咏史詩示祁堂其荅曰節義則宋之岳飛而文天祥明之方孝孺石鐵鉉瞿式耜而史可法也而有一舉而一不者如梅花怨離騷海棠恨少陵甚韻語也

石誌之始

以石誌墓始於顏延之古葬無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於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紾石誌素施無位策故以紀行述亦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初著喪禮云施誌石於壙內古之無此制然

孝子無以揚先人之德刻石紀功亦不必純用古制也東俗無貴賤以石灰擣作誌石有功德者或石刻幾片或燔瓷埋之實倣哀策也

墓文之評

余作徐楓石金邵亭墓文洪祁堂亟見之曰金石文字若龍眠之傳神一髭髮不似便是別人今讀大作掩其題猶知其為誰而哉則閣下手法雖顧虎頭透入三昧界必有所不可同日語矣

石居生碣銘

金石居基纘嘗囑余作生碣銘余笑應之其銘曰貞

介自守不騖奔競而高尚則未澹泊為志不營産業而放曠則未演麻草檄不讓古人而秉筆則未充棟汗牛不廢文墨而沽衒則未遍歷臺省不離清華而槐棘則未薄遊州牧不致僨誤而旬宣則未常懷致澤不忘報荅而量力則未少有籌策不甚迂濶而適用則未偕老從爵不遠週甲而湯餅則未有子上庠不墜家聲而通籍則未登占蘭室不拘地理而克葬則未預請銘辭不媿俗忌而自輓則未已然之蹟不泐書之而將來則未後之君子不無補述而及見則未語雖俚俗俱實際也

東臯神道碑

余曩年謁漢陰公墓過楊根郡東臯李公墓在相望之地見其大逵文陰記無他語只書曰道德事功詳載國乘八字而已

預請墓文

蕉泉鄭公託於余曰我之身後文字必請於公我之本末惟公詳知故所以如是而我即一迂儒也必勿過奬以誣神道只書實蹟則死無愢矣

詩家高低字之論

余少時論聲韵於養硏老人平仄之字當用處拘碍

難用可恨也老人曰音響好則自叶於律亦當平而

仄無碍余曰華東之音響不同不可以一槩而言且

詩家叶律豈人人可學乎只取遠簏之目而已

不知翁像自賛

余之圖像旣成人謂肖之而余則未信乃自題曰不

知翁仍賛曰人曰知之吾不知之知者知之是謂知

之又題一轉語曰吾雖自知人則未知知與未知云

誰之知

橘山之稱

史曰終南山一名橘山月在乙爲橘月山近乙方故

一名太乙山此詳見於五經要義余用以自號

長老教人

朴坦齋每教人也必踏實地於文尚昌黎於詩稱濂洛徐楓石教人也華實俱收文取歐蘇詩好晚唐而暮年嗜詩詩不及文然往往有詩會所會者為尹梣溪朴瓛堂金卲亭也坦齋則不與人吟咏常獨坐索句二公之品藻相異余當詩文之作必用其體至於身後文字之役各以其體應之也

請文禮貌

為祖先請文者手奉其家狀拜而獻之則主人起而

受之敬其事也近俗不然家狀之相傳也或使傍人替傳亦或坐而授之爲在其致敬之意乎此禮不可不講也

徵文有幣

古之徵文者必具禮幣以是文人賴以契活所謂筆耕也昌黎之賢而亦以諛墓金見笑於人其他可知西堂李公德壽之卒也有人輓之曰春雨人耕潤筆田近日則無此禮而徒費文人之筆墨也

華人徵文

昔月沙入燕有人具厚幣來請碣文曰先敎必以百

字成文而生平事業靡遺之始可也敢以此相請月沙受其弊僅僅成篇為百餘字而更難可減請文者哭曰中國人不能作是文故懇於東國文章又不如意先教不得遂矣月沙使崔從事昱刪削之簡易立成百字文月沙喜而與之盡歸其弊於簡易蓋其人先託文於簡易而為其職銜復請於月沙也所以簡易有宿搆不難立削請文先着職銜非但東人之然也

書冊圖章

余見書冊有刓去圖章者輒悵然曰是必故家流出

者也凡所得書冊不踏余之圖章以其非長久可度也燕市購書如有古人圖章價必倍蓰若或聞人所閱則九倍之爲愛重古蹟而然也以此看之可知東俗之隘矣

官銜圖章

豐陵趙公文命有燕人所贈圖章曰文衡冢宰耗金吾上將軍世皆壯之後樞皐金公復有此刻而更無能繼之者余於燕京亦得朝士所贈印章其曰翰林編修内閣待制起居注南床典經鳳閣舍人

坦齋朴公嘗拈出聖學輯要示余曰爲學之要惟在於斯作者文詩章歌詞非不悅於心而至若無窮之味是理學也吾少也着力於此書到老不合時宜未免轉喉觸諱然終無大害者賴此書之力也因授一帙至今度在室中有時對書輒思公言也

翰閣

翰苑故事一經蔭職則不得叅圈徐石耘當圈時望屬於金正文而以已除教官相持永安國舅曰館規則不可破此人之不叅亦欠事只叅圈而已近來染跡蔭塗者無不爲之三四十年間事如是也

諸公款曲

余於應榜日歷謁相門桐漁李公相璜荳溪朴公雲石趙公春山金公弘根擧皆期待賜坐域內娓娓談話豊恩趙公最多酬語歷擧華東古事一塲討論葢試之也余隨問而對未知何能而然也

梧墅警語

余決科後長老見之者俱贈警語朴文翼永元之言曰新進年少輩遇事則輒曰此皆他人所為之事是乃大病處也凡他人所為豈事事皆合於理乎吾自量其可與不可而行之非效他人事自合於理矣

心庵明見

余嘗請於趙公曰挽近泰西時鍾無人不愛公獨不然何也公曰非我之不愛爲其促老故遠之也盖鍾鳴則時去時去則人老以若催景之物課日相對人何以堪乎公之此說似託意而發然見解則明也每對時鍾輒思公言

璿璣玉衡

辛酉壬戌年間諸譯官造自撃鍾若璣衡之制可容半間極爲精巧李世郁華王之獻于荷屋金公後轉之游觀金公余曾一見而今不知下落

雲石棋訣

雲石相公嘗謂余曰君知圍棊乎對曰未能公曰雖未能當有可知者排四子作家則吾手張而無外侵之患此乃棋法之要訣也凡人之涉世也毋論事之大小能用圍棋作家法則有何他虞公言寔警余而然所以平生不忘者也

壺山達論

余陞正卿往拜朴爾獻語次公曰君見吾座得無留意乎余驚曰不敢當公曰今以君之年與位斷無是想而漸至崇秩然後當有知之者也余以崇品未半

年登公座是豈初意之可到者乎蓋積漸而行則高者可及人之意想皆隨其地而能廣壺山此言謂之期待可也謂之達論亦可也

晴沼坦菴

晴沼趙文憲容和着書不倦一日耽着古文不着客來拜謁終覺之與之數語着書依舊客無聊告退公手其書茫然答禮客去已遠矣此與古人口吻生花近之

坦齋清白

坦齋朴公家計清寒内無一日之儲而公則晏如也

嘗提擧牲署該吏告以位太剩錢千兩公曰位太者是何用之穀而錢則出於何處乎對以本末公咲曰犧牲所飼之物何可取剩自用乎即斥退之後首擬司僕提擧公聞之以觸先諱辭此可以槩公之生平也余時學於公在傍見之不勝感服每見得思義也

羽堂明識

趙公秉鉉嘗言於余曰君後日必屢當主文又當按藩矣吾有一言之可贈者凡主試也但求狀元作則其餘枝葉皆入彀中此則易矣其按臬也所謂六臟題評最爲難事蓋上考下考雖有成筭而至於中考

則尤難其人可以為上可以為下故也及其掛榜也
有赧然者當中而不得中當下而不得下吾寧去職
不可着手者有之伊時勿忘吾言

經山屢變

濬源殿影幀事道啓入来擧朝蒼黃俱會朝堂時鄭
公方帶宗伯之任於是取考政院日記及各司謄錄
以丸傍照者除奉禮判許遜之教公則神色不變攷
據自若日昃而盡得其要領仍為錄給該吏曰納于
新堂也徐起而退先大夫以承宣目擊歎服以此着
之公之三十年相業張本於是日豈人人可能之事

手

經山奏對

憲廟丙午命藥院日次啓辭中坤殿問候依古例勿書事特下嚴教時都相鄭公以事體之不然連爲執奏辭語正大上以筆欲削之公頓足曰不當如是事得妥貼余以東壁長當爲聯疏兩公多指劃事亦歸便其時提調荷屋金公左根詳說褒許蓋玉署諸臣之免隨兩公之力也乎今二紀余亦猥長藥院追想伊時事有若先天也

經山元郎

憲廟戊申臺臣柳宜貞之處分也鄭公以流草後進箋入侍極力匡救上教嚴厲而公奏愈溫和終始一如至蒙恩譴於此可見公匪躬之節而其於進退綽然有裕其時入侍諸臣皆曰雷霆之下不失尺寸果卓難及也

祁堂早負重望

祁堂洪公自在南床已負重望每出入禁闥之際見者皆以判府事稱之伊時誘以美談其言竟符於數十年之後非公風采人所想望而以有前定故其心靈能如是也

祁堂詩讖

辛未元朝賀班逢洪公公誦一句詩曰是我夢中所作而覺後足成七律也其詩曰瞥眼光陰又一年都將盃酒笑悠然䏝蘇柳氣千峯雪新摟桃符萬井烟好月特明留子地陽春先到近君天人人皆有三元祝生老昇平便是仙詩意和吉可為新正頌禱之辭而好月陽春之睽是夢作也時公欲乞䊹相識余指此句曰公之去就已定於夢寐果不得去

坦齋之言

坦齋朴公嘗語人曰我入京對人酬酌甚難蓋以不

見邸報故全昧世務莫辨頭緒人則茶飯言之者我則輩皆初聞有如隔塵者然若是而何以處世乎余亦近日每當此境愈覺公言之為襯切也

心庵勸戒

心庵趙公謂余曰公久在鄉廬不干世事是固難及處然凡人有經營之事往来于心亦一消遣法苟於事無心無一日寄生之樂心庵斯言亦一道也

二公之儉

梧墅朴公婚日所排溺器平生用之至於補破李文貞穆淵婚時木梳到老不棄五十年只此一箇矣人

謂儉也余惟曰厭舊喜新人之恒情而二公則雖於微物亦不忘本是爲難及也余嘗比以青鱣而請見之而公皆笑而言他不令見云

韓相嗜青魚

韓翼貞嗜青魚每饍必供之權頣叱餞婢曰相位之供惟青魚是登罪當笞公聞而笑曰權頣禁我食魚也其時此魚一級直爲三四文乃爲賤者所食故如是也挽近唐船遍滿海西我人所採之魚每用厚價貿去雖貴者不得食因是而亦有禁物潛商之弊頻致邊釁爲朝家無窮之憂聞深北産青魚狀如葦魚

而肪甚難多此是真品云

沈相嗜狗羹

燕京人非但不喫狗肉狗死葬之沈斗室入燕遇庚日使烹狗以進燕人大驚惟不賣至於借器烹之器四并棄之余於北征聞之昔諸相公赴人宴會見狗羹不食而還曰非待賓之物而公之規模各異

慶熈宮漏器

余在閣直一日往漏局觀儀器於其最大者刻領事以下監董諸人職銜而領事即白沙先生也器是壬辰亂後造成者而又有李公好閔之重造漏器銘也

揆政閣儀器

英廟八年修舊渾天儀建閣于慶熙宮之興政堂東而度之余曾奉審閣架五六間設機置器粧仙人形而轉棖誠一奇觀也此顯廟朝舊物而崔攸之所造有御序文及御書額字自撤西宮之後不知下落也

欽敬閣

余在雲監提擧也奉審本監之欽敬閣藏石刻天文圖即世宗朝舊物也有御製欽敬閣記英廟四十六年建也按金墳曰欽敬閣初創於宣德甲寅在景福宮康寧殿側遇火嘉靖甲寅再建又值兵燹萬曆間

改設於昌德宮瑞猗門内世宗朝日星定時儀尚存
孝宗丙申毁撤作萬壽殿

樂院本因

龜川先生習於律呂之學嘗以太廟樂章之序次紊
亂平居有所講究成一冊子及拜樂院正擬上疏論
之而未果英廟丁巳釐正雅俗樂之相爲奪倫者於
是公之冊子得備睿覽特命顯美貞明合爲一章而
仍存重光章更復九成之制由是雅樂得其正焉

機營古事

機伯新除每到界於雇馬廳仍爲入來爾拜而在家

理事矣正廟壬子設監營于新門外道伯閣臣則叅
公故外朝則不然當宁朝叅於候班為宣式而布政
門開閉之時以軍樂擧行摠戎使即京畿兵使也前
則文宰多為之近用登壇例武臣為之且兼備堂便
成一京軍門但畿伯之獨為外任而亦不廢入来肅
拜者誠無義也

流霞亭遊讌

亭在於豆浦即舊日湖堂而屬於内閣也正廟以後
無賜宴之擧哲宗朝有是命選日宣醞令諸大臣赴
讌朱芾赤舄盛儀整暇都人士女争先觀光洵為貴

歸昇平之像也

鬱陵島桃實

古之筆記曰鬱陵島中鼠大如猫猫大如犬葡萄大於卵桃實大於匏余未之信聞一玉堂言則陪往其大人三陟府見一桃實乃拾於漆水者也半爲蟲食而大猶如椀古記果然也年例巡檢官只泊島邊採取紫檀而已其深入則未也雖有如許之物焉能知之耶

水土利害

古人曰凡人之宦遊四方者若水土爲祟必以水土

瘵治此誠達理之言也我東則咸興水土稱好而權彝齋敦仁為崇於此瘵之於嶺南瘴濕之地寧邊水土稱好而李忠簡憲球為崇於此瘵之於湖南沮洳之地其理不可解也余於藥山之外三處水土曾已閱歷而咸關洽而停畜嶺湖濁而巽弱然湖勝於嶺是皆隨人品賦水土從而損益不可一槩論也

東井水

井在北青府東門外以石作園如京城訓鍊院桶井味極清冽相傳眼盲者能開云余在北患痁一年刀圭罔効取子正水二椀服之得差果聖水也井上有

亭作聖水歌揭之若在中土與惠泉互甲乙也

啓蒙格論

姜判書洸問於余曰公之子何以受學余曰有一伯強也曰此兒將無成矣余姑問其故曰我之子使他人教之安望其人之盡心也此乃等閒酬酌而誠格論也余旣無誠心教子只欲人之盡誠寔愚而暗也

婚禮之儉

余過子婚一遵朱子家禮不近紗緞珠翠惟以土產之物省約辦備而儷皮爲幣行親迎儀仍著爲式俾後孫遵行孝貞公常曰年幼兒輩飾以錦繡食以珍

美非養福之道所習聞於家庭者如是至今服膺而
不忘也

禫服行祭

禮以禫服用於行祭經山以禫時服藏于寢每當忌
辰服而行事五十年獘敗不堪用補綴着之人皆貴
之余亦以禫服用於行祭雖違於時祭齋明之儀而
庸寓追慕之誠耳

謁聖科作

王考孝貞公長於表策立成數篇正廟朝屢被節製
之選而以非抄啓體未得嵬擢逮純祖丁卯行謁聖

科以唐羣臣賀張九齡進千秋金鑑錄爲題時考試者俱巨匠也相謂曰若以鶴下人間虹流華渚之語作首句則好矣果有一券載是語於初長句擬擢狀元而以承短句之小欠置於第二圻之即公也伊時試鑑之高科作之能可稱二難矣

科夢

南金陵未科前其夫人夢庭中收屍瘞於後園甚惡之言於公公喜曰吾當爲之庭試狀元也盖屍與試瘞與壯園與元同音故也朴坦齋夢告榜聲者皆黑衣人也甚訝之登科之日其堂叔以騎郎在禁中裁送

近仗軍士皆着黑衣也

師生同讖

琵西公差監試會圍試官時當仲秋月明僻巷數老儒相語曰此丈月夜乘醉向北岳而去其題必出山高月小也各製一篇明日果出是題一魁一副非但科儒之善於料事先輩試鑑亦如是矣

三世爲登極科

余之族祖廷奎擢純祖登極增廣科其子啓善赴哲宗登極增廣殿試其孫裕承捷當宁登極增廣科三世應是榜非不貴矣而俱不得賜花亦異也余先大

夫應榜於庚寅後亦無賜花余應榜時例受而不受

交友門路

坦齋朴公戒余曰交友必正門路苟門路之正所交者似無味其交長遠若門路不正雖其甘如醴則不久所以君子之交淡如也晏平仲之久而敬之功於交道吾於仕路閱歷既多每取無味者友之備其志之余見公無尋訪者而惟淵泉洪公最近也

坦齋致政之由

粤在甲午純元太母垂簾也坦齋朴公以藝文提學製進教文時權彜齋方帶知申招館吏分付曰教文

中兩聖朝三字語涉無稽須即改之之意往傳也公不悅曰以書相規則吾當安受至若分付有關朝體豈可如是乎於是還覓文草盡以身病徑出卽地辭遞仍爲下鄕闔門謝事時論皆咎聚齋亦以公處義之太過爲言然本事則由於人見之不同而公之嚴正推可知也伊後兩聖朝三字作恒用文字

先輩讀書

洪耳溪良浩每日讀左傳十遍人問之曰吾老境讀書無用而凡人之求墓道筆路甚涉若不如此無以應之洪淵泉每日朝起無論某書以四五行爲準必

讀五遍先輩之巨匠猶如是況後生乎西堂李公作
文必閉戶揮客書冊滿前云三公之規模各異也

喜看稗說

李石翁晩秀平生不知稗說爲何書一日有人贈金
聖歎所批西廂記水滸傳兩種公一覽大驚曰不圖
此書能具文字之變幻也由是大變文體桐漁李公
平日手不釋者即稗說也毋論某種好閱新本時帶
譯院都相象譯之赴燕者爭相購納積至屢千卷鄭
經山好書而余四十年未見案頭有閒書諸公之趣
味各殊也

兩賢文集

鷺湖洪山林直弼嘗送人於先大夫請謄龜川蒼窩二公文集曰吾之平生尊慕者此兩先生也兩先生安有偏係於時論乎所以吾儕家多度兩文集而吾獨無之如是相請云洪公之尊賢樂善老而彌勤從可知也

關北儒風

咸關以北屋如土窟人服獸皮然素尚儒風男子皆知讀書女人擧鮮紡績祭祀必誠無卓椅之設展尺布於地安排果脯等物遙望之恍如獺祭魚也夜則

榨穅秕膏塗諸麻篁揷於壁穴而兩首燃之外照於書內照於績讀聲與機響相徹以是僧寧鍾城之間頑儒多出若文東湖德教李松庵載亨諸人能冠冕北地者也

嶺湖防禦

嶠南之傷嶺竹嶺與湖西之延豐丹陽接界而其間衆水自兩嶺之底合於忠州故忠州即水上要衝也先輩之論俱曰忠州爲可守之地海路自嶺南直達於順天等地所以倭物亦皆潛入於湖南左道矣苟欲防倭必先戒於湖南若湖南不虞則雖捨傷竹兩

嶺可以直抵畿甸謀國者不可不知也

銀臺古規

國朝典例承旨每日持公事詣寢殿奏對其或非時入侍嫌於僭越請司謁代稟而或病其誤達乃以草書錄給則其紙轉爲入鑑尤所未安遂正書啓之即令啓辭是也由玆以還承旨之任自歸踈逖非復舊日之密勿也

憲府牌式

憲府屬之所佩木牌必擇員望之都憲受其署押其例久矣余長是府也吏請牌署余曰何爲請於非時

手對曰李相公三霜載畢故改之余漫應之後得其詳每以有相望之都憲受署佩之終其身而又為之地盖以余能繼李公之後而然也今雖前任歲時延候尚不廢之如有新造牌者受署亦依舊有若提舉之例焉也渠輩之所期待何其崙崙偶中乎誠可笑也李相國乃菊軒忠簡公也

貤贈各異

金公滚根之贈上相由子貴也仲公洙根之贈上相因特敎也季公汶根之贈上相以國舅也　三昆季之追榮各異人皆稱之

漢陰畫像

漢陰先生祀孫李公宜翼倅嶺南時𢰤先生像於倚中道伯李文憲勉昇巡部之路特為拜謁移時思之曰中國人之賛先生也比諸洞庭秋月具氣像之清明可仰而猶經壬亂心嘗為疑今乃覺之先生眼若驚視所以備經艱險矣李公此言出人意表然愚意則不然盖龍蛇之變關於氣數則有非先生相格之所可挽回又况寫本成於壬辰後則八年之間豈無驚心駭慮之事乎然則開眼太過不足為公像評也余之先祖白沙公像眉攢萬斛愁想與先生同纏民

國之憂也

夢得賢相

仁祖將行庭試夜夢設塲門開有一青龍以頭觸集春門頭上大書曰太平宰相李慶億上甚異之使近侍往見則一儒生乘醉而卧頭打門扇曰促開納我使者還報上大喜命開門入之是日坼榜公果擢狀元自是厚被三朝眷遇顯廟竟置三事之列此與殷宗之夢版築何如也公余之行高族也

蟹湯

鄭忠憲民始李全州昌中之壻也正廟聞李家善作

蟹湯命鄭公使之烹入鄭公請於其岳母方治飪之
際李公適入見之問曰此物爲用對以女壻之求公
大驚曰私獻食物非人臣之所敢爲也又況早秋蟹
性不利者乎仍埋於地鄭公備達其意上燭之然思
一困之特除度支郎命翌日行輪對李公一夜間酏
閱錢穀雜物之時遺在及登對也如誦記言上大奇
之入侍諸臣相顧吐舌余則不難其登對之能惟難
其蟹湯之埋也李公即李文貞穆淵之祖也

生存三世科

三世生存科國朝未見聞也徐洪兩門有之云而徐

門則已攷其不然洪門則未之攷焉今見經山鄭公家祖為元老子是貳相孫登宰列來諸徃牒無可與比也

朴氏崇孝錄

徃歲余門中成金石錄後見朴氏崇孝錄於棲山精舍此乃玄石先生所輯也其規模凡例與金石錄大同小異然崇孝錄多輯自製文字金石錄則全以文章名節勲德行義之卓異者聚薈成編皆門內之古先徽蹟也余欲倣朴氏錄更成一帙而老不能此則以待後人

桐漁語音

桐漁相公語音甚低人無以辨至於奏對亦然或勸成之公曰奏音雖細批旨咸格何害之有蓋公之方寸安靜如是也公嘗造置麟石一隻曰古人云墳高三尺卧麒麟我死之後須以此物代羊馬之用足矣

豊原規諫

英廟嘗臨筵憂經費之不敷豊原趙公顯命進曰臣惟望殿下之減寵也上曰此非予可行之事諸臣相顧不知為何說大槩宮人汰減之意也上亦以不可行為教則其弊推可知矣蓋國朝以來宮人名數原

無定額駸駸年積有增無損則料布之需將何繼支手豐原有見於此而能言外人難言之事可謂賢矣

靈城氣像

靈城君朴忠憲文秀與梧川文忠公爲内外兄弟同受學於外叔鵝谷忠定公每值誦講未暢之時必相與照鏡示之梧川故不施於朴公以致絶誦鵝谷將笞之朴公起坐曰某弟不照鏡至於此其罪亦當笞鵝谷奇其言而置之嘗於屏後相爲爭詰竊聽之相較門閥也梧川曰汝家有如龜川先生者乎靈城曰我祖父堂公有之又曰有如白沙先生者乎答曰是

則我自當之鵝谷撫頂稱之曰汝必做白沙事業也後當戊申之亂朴公以叅謀從事運籌決策多出意表者畢竟勘亂封勳為世名臣蓋自幼時氣像之𤼵越大異於人也

手旗方色

歸鹿忠孝趙公之拜嶺伯也西堂李公謂人曰嶠南午方也而趙台面帶火氣將不利也果當澄閣田祿之警西堂之言或偶中也嶺人每以新伯手旗占其地之豐歉故色紅者忌之為慮旱灾也最好者青旗也曽見先大夫之按節是道也建青色旗踰鳥嶺則

士女觀光者擧欣然曰豊兆也其年穡事果大成至今以是驗之云

佛笠

佛笠者今之僧笠音變爲厓笠者也其制遠自唐布衲和尚我朝無學惟正諸僧皆着似是公服用之也所以笠上有小臺此則玉鷺所着處余見於西山大師畫像而知之

嶺瞥白兒

歸鹿相公之在嶺瞥也一夜與夫人對坐衙舍近於祠堂而堂前有古槐一株忽有白氣起於樹上頃刻

幻形宛如僧之着衫者然夫人見之而公則未也問於營屬則曰是乃白見見者不壽余於是嘗終未見値其見已滅而然歟抑見之者別有其人耶

福相不管廟務

洪孝安樂性之爲領揆也正廟命左相煕管廟務罕例也蓋以公邸年多福置諸首相唯其坐鎭雅俗而不使之賢勞也一日西伯有闕公問於箕壽郎曰箕伯薦望以誰擬入云乎當時傳爲美談近例領相外左右相不管廟務非古也

洪國榮之致仕也宣麻文牌招文衡製進事政院稟請正廟教曰藝文提學同爲製進擇其好者用之於是大提學徐文靖命膺上疏曰謂臣之才劣則斥退可也何可與他人同製文字有若考試者然乎時議以公不嫺四六故有是命也卒用徐公文

行必擇日

樊巖蔡公濟恭大拜後每當出行必爲選日人問其故公曰前日則吾運通時也將至此座故每事順利今已亢矣漸如下山之勢吉氣轉消動輒得謗正當戒嚴於未然之前故如是也蓋公出入通塞夷險閱

歷非後進之可及而末節謹慎猶自如此正廟之始終眷注良有以也

畏待監役

洪翼請公鳳漢之在相位或内舍當饍而有通刺者雖卿宰之貴無盡食而後見若監役來則必推盤而起家人請其故公曰大小官職中惟監役最難也必其人具門閥聲望又其姻親族黨之有勢力者周旋然後始乃得之所以三世監役與入閣等可畏者此也蓋公之言為重其官也今之為是職者誰能推洪公之食乎余願一見之

老嫗之異

西門外焇廛橋傍有一老婆賣粥者也嘗見海石金公載瓚之侵曉赴公笑曰吾閱其三世眼光其九世祖如一雙炬伊父如一雙燭矣此公乃一雙螢火也公聞之使人招之不知所去其九世祖金忠貞銓號懶軒中廟朝相也父金文貞熤正廟朝相也豈巾幗賤類有是具眼能言人家九世事非鬼則異人也

正人退虎

光陵局內從前有虎患每作鬧於齋室鰲恩君為享官於廳上整朝服明燭危坐虎又來攫公正色責之

曰甬亦神物能知此處為重地也安敢乃甬自是寂然蓋公之誠敬有以感孚也然則劉昆之虎北渡河未足為奇而韓公之鰐魚遠徙亦可見也

孝子求官

贅恩君之繼大夫人性頗嚴峻公承事盡愛敬之道一日大夫人囑其弟得差監役之任公欲懇於銓官三日連往不忍發口銓長怪問其故公始陳本末荅曰情勢則然矣此事決難奉承公曰縱知其不可為人子而負親教何以聊生因哭之銓長告其意於樞臬金公公報曰趣施之朝家豈惜一微官失一賢相

乎世以哭監穪之未幾公亦大拜噫伊時事至今想像猶令人感泣則誰不爲之動聽乎鼇恩君之以親屈志楓皐公之爲國愛材可謂兩得之也

咸興神祠

李公羲甲爲北伯時兩女隨往年俱六七歲也一日無端對坐死於廊廡之下自是忽有魑魅擾於營衙靡晝靡夜人不堪其苦於是仍其處作神祠凡物産之入內者必先薦之不然則有警至今不廢以是李氏相戒不赴此營云

南城虎徽

鄭公基善居留南漢也一夜見一物高坐於正堂之交椅下認以為人擧燭照之始躍而去乃大虎也翌日一城哄傳違任未幾公遭艱於任所似有先驗也

諧語僻顚

金公周默文章士也早第而有材不遇每以詼諧玩世時李潞為東壁公議不叶際有同硯友徐公淇修選檢閱所謂西飛也公賀之笑曰可謂東飛伯勞西飛鷰也一座捧腹盖東飛伯勞者李潞為東壁而門閥太白之謂也西飛鷰者徐公字是斐然而選西飛翰林也

科後不仕

申公綽判書絢之弟也其大人菀立以文筆聞於世就養其長子成都任所入羽化門而火驚曰吾其不歸矣其名大羽故也未幾訃至而公則在京登科訃其日子在於遭艱之後公以有傷名教終身自靖雖有拜命一不就之朝廷賢之加官至副提學

金宣牧先見

純祖辛未金公友淳牧宣州聲績頗著一日謁私廟則主神俱背坐卽日治送内眷仍為圖遞曰此地多匪類未久當有變是冬果有嘉山之亂列郡騷擾先

見之明爲時所稱

㺚川沃壤

純廟壬申王師之討定州土匪也大陣設柵於㺚川橋傍纔過一朔轅門外糞穢成堆於是擇地移寨及賊平㺚川近處便成沃土人皆指點余屢經其地果然人無灌穢之勞而穀自茂盛記昔龍蛇之變天將東征者稱我軍曰好喫飯善放糞其言有見也

小鵲有靈

朴坦齋曾有伯兄纔踰十歲而夭一日有小鵲來宿於王考牧使公之室簷課日爲常有時飛下於食床

前輒投食食之及移任鵲必先到其所十年如是人謂小兒之靈甚憐之到綾州也鵲忽然死於床頭舉家悲感爲埋先山綾州即公末任也

包苴不行

沈文忠熄之之秉軸也楣帥洪文彦遺以鍮盤器一具公不受回書責之曰君亦儒家人也豈忍以此汚宰相乎梅園徐清文箕淳夜半燭滅而坐公事適至無以照閱未隷閔之爲買一條燭助明翌朝公見而驚曰燭之燃餘何不還之蓋所剩者殆未盈寸而竟給之此又何如當有辨之者矣

彼言相公

林貞簡漢浩之爲吏判也教官有闕楓皐金公欲薦某人而難於直請轉託李及健要爲紹介李公以其意通于林公其答書曰彼之言雖如是此窠已有所擬者盖彼者指楓皐也李公以其札回報金公公覽之微哂而已及卜相也力薦林公曰彼言之云者可合也時稱彼言相公而金公休休之量世皆感服

桐漁札辭

楓皐金公擬薦副提學以朴壺山及朴公齊閒敲推未定書質於桐漁相公其答曰木嘗美矣韶盡善也

蓋朴相公字子木也朴叅判字景韶也言簡意渾而
取捨自見此等名話可補世說而古人將無同之語
還覺歇后矣

致仕叅聧劄

金陵南公致政後猶叅大臣聧劄而見漏於批旨傳
諭政院無心而然也時相萎罷承旨是余所聞者也
蓋公休致疏以退去後聧劄收議等事當叅之意及
之故有是事也

前後身

李副學錫杓大提學寅燁之孫也夢每受祭於一村

家後為完伯巡路見一村家卽每年受祭處也詰問之一老婆言有幼子聰慧見道伯之行艷而病死憐而祭之公厚遺之因心動終卒于任所其前後身之事從古有之公近於閑門人是閑門人也

世傳香爐

梧墅朴公卒後其家移住於終南下之綠泉亭卽公之別業也此為國初相臣權翼平暭舊基而其婿南將軍逐鬼處也千年古蹟有三卽石臼藤蘿盤石是已朴家建祠宇庋一香爐是九世傳來之物而一夜封鎖如前爐則不在甚可怪也是年其子若孫相繼

並沒悲哉

農夫說

古訓曰農不可易言也有氣力有誠勤又有役糧然後始為健農三者闕一不可是豈人人之所期也利莫如農苟不失其工則雖有若干災害畢竟有收穫之功古者旱田多而水田少故有付種之法自壬辰後廢此耘耔習彼便易是所謂捕秧也楓石徐公在度支引漢唐古事請復付種之規蓋習於農也

唐物貨說

我人見燕貨通稱唐物者語似無義是有說焉蓋三

代尚矣自秦以還上下數千年間有國長久而文物
爛備者莫如漢唐故所以外國之於中原人稱漢人
物謂唐物豈無所以而然乎非惟外國雖中土之人
亦然漢唐之稱牢不可變是乃習俗之難移者也

錢幣

伏羲始制棘幣黃帝范金為化貨虞夏商金幣三品至
周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制始定後景王更鑄大錢秦
曰半兩漢高鑄楡莢錢呂后改八銖文帝改四銖武
帝為五銖輕重適宜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比輪
陳之六銖梁之兩柱皆失之太重魏之水浮風飄鵝

眼宋之綖環荚子荇葉晉之四分隋之裁皮糊紙皆失之太輕唐高祖鑄開元通寶肅宗以一當十又以一當五十宋初鑄宋元通寶太宗始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嘉祐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皇明鑄大明通寶與歷代錢兼用又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東國肅宗朝始行錢當宁丙寅鑄當百錢行之數年而止

楮幣

漢武帝始用白鹿皮為幣唐憲宗有飛錢宋太祖有便錢真宗置交子務高宗設東南會子金元承之為

我東壬辰以前百官祿俸有楮貨貨張一張可抵十兩

寶鈔明初亦用之余見清國紙幣即公文也有户部印花字得一紙則十年後可以覓錢其法甚縝密東國舊用布帛此其制也隨其長短交易近無而惟深北行之自錢化貨之流入此亦不行

沁都古器

江華帑庫之設已三百年于茲矣有各種而其瓷器青色甚古東國古物也丙寅洋亂皆見失可惜

西北市之異

兩西每日有朝暮市海西尤甚關北無米商所須者惟野叟村婆手橐于囊之至所以米穀翔貴若值夏

而全城呼庚欲出米壓民不從令其故也人各散賣

價隨而增減不欲使人榷利又無米舶之外至閔北

之民曷於遺饑良以此也

息庵尾當

金文忠錫胄故宅在於會賢坊之僻處外堂則毁於

火惟存内舍名爲聽流軒爲其跨澗而起也尾子皆

印息庵二字今成遺墟而祀孫家尚有文券云